# 雪染飘朱

给铁坚自身后一抱，魔手从裳边探入裳内，正自连玩带捏地把握着那傲人的双峰，白羽霜只觉娇躯顿时软了，垂下头去的她正可见到紫纱上头恰到好处地展现在纱内那双魔手的行动，抚爱拨玩无所不至，没有开口呻吟，已是她的极限。

见白羽霜自此仍没有反抗，只能强自抑制着不出声，铁坚心下大定，他一边魔手上抚下摆，将白羽霜这薄薄的紫纱弄的一片零乱，不曾见人的香肌美肤不断露出，一边在白羽霜耳边颈后轻咬慢吮，将这三年内随同秘笈一同修炼的调情招数一招招使出，被他抱上床的白羽霜身子更是又软又热，即便她现在后悔，也没法反抗了。

只觉眼前一片昏然，白羽霜呼吸愈来愈重浊，不自觉的玉腿轻踢之间，股间那不住渗出的黏腻感愈发翔实，当那紫纱飘落床前之时，媚眼如丝的白羽霜娇躯的每一寸都似被火焚过不知多少次，颈后耳边的敏感地带，在铁坚的口舌肆虐之下，留下一个个的吻痕，那对敏感诱人的美峰上头，更满是指掌玩弄过的痕迹。

铁坚的手法与其说是爱欲不如说是发泄，手段用的难免重些，若非那丰盈玉峰的弹性特佳，虽说承受了大部份的攻势，却仍是满胀胀的诱人心动，只稍弹性差些便是伤痕处处了。

眼见白羽霜已经动情，虽还强忍着不肯发声，但在他怀中赤裸着的娇躯却每一寸都充满着情欲之火，铁坚玩弄着白羽霜丰润火辣的胴体，双手无微不至地逗弄着她，除了在直叩禁地时被她那充满着紧致弹力的玉腿挡了一下外，根本一点抵抗也没有，他不由得大起得意之心，做淫贼除了邪欲得偿外，还真有这么个好处，当将这美貌武功皆为首选的美女淫污于胯下时，那种得意真是说也不用说。

不过这回不一样，他是为了报复白羽霜而来，可不是为了让她享受的，看着从白羽霜腿间抽出的手指上那柔润的稠蜜，虽知再继续逗下去，保证能让白羽霜的理智完全崩溃，才破身便被高潮所灭顶，但铁坚可不想这么做，他要让白羽霜在理智犹存的情形下遭受玷辱，让那痛楚永永远远地烙印在她的身心，让白羽霜一辈子都记得，为了当日误会于他，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双手捉住了白羽霜纤巧细致的足踝，铁坚狠狠一分，那痛楚让迷离于初尝欲境的白羽霜微一清醒，丰腴的大腿连忙夹了起来，本能地抗拒着铁坚的侵犯。

她虽已存献身之心，但事到临头，那本能的羞涩却是无法抹灭。

只是铁坚那硬挺的淫物都已经兵临城下了，哪容得下白羽霜退缩？见白羽霜只能做出这么软弱的抵抗，铁坚奸笑几声，捉着她的脚踝将白羽霜的双脚抬高，向她肩上压去，令她雪臀轻抬，使那已是汁水泛滥的禁地完全暴露出来，随着将腰一沉，那淫物重重地烙上了白羽霜紧夹着的大腿之间。

正自迷离之中，突觉下身被铁坚这般摆布，白羽霜只觉腿下一痛，初次被摆布成这般羞人体态的她只能勉力夹紧玉腿，偏生给那火烫硬挺的淫物狠狠一烫，玉腿竟不由分说地软了开来，给铁坚得理不饶人地尽情突刺，那淫物登时已破入了第一道门户。

一来白羽霜守身如玉，至今犹是处子，又兼练武勤快、运动充足，禁区之紧致犹如少女一般，二来铁坚的淫物也非同凡响，虽不甚长，却是粗壮火烫，虽说白羽霜已在‘合欢花露’及铁坚的手段下春心正萌，但给他这样强猛地突入，那难言的痛楚也令她难以自抑地哀叫了一声。

听得向来矜持自重，便泰山崩于前也连眉毛都不动一根的白羽霜，在自己的攻伐下哀吟出声，一边看着白羽霜柳眉紧皱，显是痛楚难当，偏又无力抵抗，一边感觉着刚刚破入白羽霜体内的淫物头上，给白羽霜紧致而富弹性的穴肉紧紧裹住，那滋味之美，当真是言语无法形容，铁坚嘿嘿一笑，双手用力，让白羽霜的腿压住了藕臂，再难挣动，胯下淫物却是不依不饶地继续推进，一点点地破开了白羽霜的紧致。

正文分节2

痛，真的是很痛。

虽说春心已萌，虽说体内‘合欢花露’药力正炽，但初尝此味的白羽霜仍痛的不知所谓，偏生她苦楚的表情，却让铁坚更为得意，他压紧了她，腰间缓缓沉下，一边切身体会着白羽霜的紧致和弹性，一边毫不迟疑地逐步推进，一点一点地破开了白羽霜的矜持。